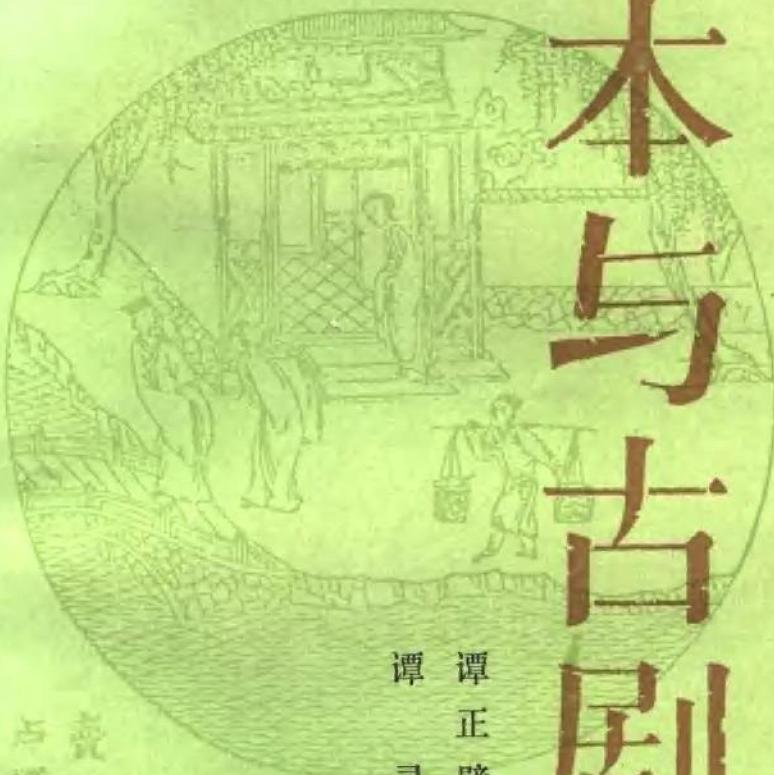


话本与古剧

譚正璧著
尋補正



賣油郎
占花魁

326

话本与古剧

(重订本)

谭正璧著 谭寻补正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东方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0.5 字数 236,000

1985年4月第1版 198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9,000

统一书号：10186·485 定价：1.35 元

目 录

上卷 话本之部

宋元话本存佚综考	1
宋人小说话本名目内容考	13
宝文堂藏宋元明人话本考	43
唐人传奇给与后代文学的影响	69
绿窗新话与醉翁谈录	103
三言两拍本事源流述考	117
玉堂春故事的演变	155
无声戏与十二樓	163

下卷 古剧之部

宋官本杂剧段数内容考	171
金院本名目内容考	191
宋元戏文三十三种内容考	231
宋元戏文名目二十九种内容考	251
宋杂剧金院本与元明杂剧	263
宋元戏文与元明杂剧	271
读曲小记十二则	279
杨潮观吟风阁本事述考	287
后记	326

宋元话本存佚综考

宋元话本的存佚，在过去仅凭现存各话本的版本内容来考定，所以发现得不多，而且有许多还在疑似之间，不易作出确断。由于影印宋元间椠本《醉翁谈录》一书出世，在书首《舌耕叙引》一文中，罗列宋人小说名目有一百余种之多，使我们有了一个重新考定宋元话本存佚的机会。

这里所谓宋元，实际上是指南宋与元代。因为说话虽然开始盛行于北宋仁宗时，然据现存各话本的内容与文字来论断，除了《梁公九谏》（此书是否为话本，尚待考定）外，并没有一本能断定是出于北宋人之手。《醉翁谈录》的作者罗烨为庐陵人，时代已不可考，然据书中所叙故事，最晚在宋理宗时候，那么作书的时代尽可由此来断定。而所列一百余种小说，自当为盛行于宋末元初之间无疑了。

话本的家数问题，本也成为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聚讼”，有了《醉翁谈录》，也可得到部分的解决。宋人说话有四家，这是各书所载相同的；然四家的名目，各书不同，有的因文字含混不清，有的因所列不止四家，以致言人人殊。《醉翁谈录》书首的《舌耕叙引》，另外标题作“小说引子”，题下又注明“演史、讲经，并可通用”，可见“演史”、“讲经”是与“小说”并列的，那么所谓说话四家，至少三家的名目已可确定。至于其他一家，是“说铁骑儿”呢？是“合生”呢？还是“？”呢？那么又须待以后再有发现的材料来决定了。

小说一名银字儿，又可分为八类，各书相同，但子目却微有不同。兹将《都城纪胜》、《梦粱录》与《醉翁谈录》所叙列，对照如下：

《都城纪胜》：（一）烟粉 （二）灵怪 （三）传奇 （四）公案
（五）搏刀 （六）赶棒 （七）发迹 （八）变泰（态之借用）

《梦粱录》：（一）烟粉 （二）灵怪 （三）传奇 （四）公案
（五）朴刀 （六）杆棒 （七）发迹 （八）踪参

《醉翁谈录》：（一）灵怪 （二）烟粉 （三）传奇 （四）公案
（五）朴刀 （六）杆棒 （七）神仙 （八）妖术

八家的名目，（一）至（六）大概相同，仅《都城纪胜》（六）有了别字，别“杆”作“赶”，《醉翁谈录》（一）（二）次序颠倒；（七）和（八）便各不同。“发迹”二字的意义本不很明了，如用以指修炼成功，那么与“神仙”一目也并不冲突。“变态”可以解作“变化”，那么与“妖术”一目也正相合。这样的解释可能有些勉强，但不妨姑备一说。仅“踪参”二字很是费解，疑有误字。至于“讲经”（《都城纪胜》作“说经”，《梦粱录》作“谈经”）既成为家数而与“小说”并列，那么当然也可分成许多小类，各书所载“说参请”、“说浑经”，想不过是诸小类中的两小类而已。因为“讲经”系演说佛书，“演史”（他书都作“讲史书”，仅《武林旧事》与此书作“演史”）仅敷衍史事，都不及小说动听，所以没有小说那样为群众所欢迎而盛极一时。

现在先就《醉翁谈录》所载小说目录来考定它的存佚。赵景深氏曾把它们编成号次，以便查考，现在照录（仅《西山聂隐娘》原作一种，今分为两种）在后：

甲、灵怪 （一）《杨元子》△（二）《汀州记》 （三）《崔智韬》
（四）《李达道》 （五）《红蜘蛛》* （六）《铁瓮儿》
（七）《水月仙》 （八）《大槐王》 （九）《妮子记》 （十）
《铁车记》 （一一）《葫芦儿》△ （一二）《人虎传》*

(一三)《太平钱》 (一四)《巴焦扇》 (一五)《八怪国》
(一六)《无鬼论》

乙、烟粉 (一七)《推车鬼》 (一八)《灰骨匣》 (一九)
《呼猿洞》 (二〇)《闹宝录》 (二一)《燕子楼》* (二
二)《贺小师》 (二三)《杨舜俞》 (二四)《青脚狼》
(二五)《错还魂》 (二六)《侧金盏》 (二七)《刁六十》
(二八)《斗车兵》 (二九)《钱塘佳梦》* (三〇)《锦
庄春游》 (三一)《柳参军》 (三二)《牛渚亭》

丙、传奇 (三三)《莺莺传》 (三四)《爱爱词》* (三五)
《张康题壁》 (三六)《钱榆骂海》 (三七)《鸳鸯灯》*
(三八)《夜游湖》* (三九)《紫香囊》 (四〇)《徐都
尉》 (四一)《惠娘魄偶》 (四二)《王魁负心》* (四
三)《桃叶渡》 (四四)《牡丹记》* (四五)《花萼楼》
(四六)《章台柳》* (四七)《卓文君》* (四八)《李
亚仙》* (四九)《崔护觅水》 (五〇)《唐辅采莲》

丁、公案 (五一)《石头孙立》 (五二)《姜女寻夫》△
(五三)《忧小十》 (五四)《驴垛儿》 (五五)《大烧灯》
(五六)《商氏儿》 (五七)《三现身》* (五八)《火坎
笼》 (五九)《八角井》 (六〇)《药巴子》 (六一)《独
行虎》 (六二)《铁秤槌》 (六三)《河沙院》 (六四)
《戴嗣宗》 (六五)《大朝国寺》 (六六)《圣手二郎》

戊、朴刀 (六七)《大虎头》 (六八)《李从吉》 (六九)
《杨令公》 (七〇)《十条龙》* (七一)《青面兽》 (七
二)《季铁铃》 (七三)《陶铁僧》* (七四)《赖五郎》
(七五)《圣人虎》 (七六)《王沙马海》 (七七)《燕四
马八》

己、杆棒 (七八)《花和尚》 (七九)《武行者》 (八〇)

《飞龙记》（八一）《梅大郎》（八二）《斗刀楼》△
（八三）《拦路虎》*（八四）《高拔钉》（八五）《徐京落章》
（八六）《五郎为僧》（八七）《王温上边》（八八）《狄昭认父》

庚、神仙（八九）《种叟神记》*（九〇）《月井文》（九一）《金光洞》*（九二）《竹叶舟》△（九三）《黄粱梦》△（九四）《粉合儿》（九五）《马谏议》（九六）《许岩》（九七）《四仙斗圣》（九八）《谢塘落梅》

辛、妖术（九九）《西山》（一〇〇）《聂隐娘》（一〇一）《村邻亲》（一〇二）《严师道》（一〇三）《千圣姑》（一〇四）《皮箧袋》（一〇五）《骊山老母》（一〇六）《贝州王则》（一〇七）《红线盗印》（一〇八）《丑女报恩》

凡目下加*号的是现在尚存的，加△号的是见于明人藏书目录而尚待发现的，其他的都佚失一无可考。但其中有许多已为明清长篇小说所采取，如《水浒传》、《飞龙传》、《杨家将》、《狄青》、《平妖传》、《金瓶梅词话》、《西游记》诸故事；也有被戏剧家采作题材的，如《红蜘蛛》、《燕子楼》、《爱爱词》、《太平钱》、《鸳鸯灯》、《王魁负心》、《竹叶舟》之类，在这里不遑细述。加*号的计共十七种，为：

（五）《红蜘蛛》 明晁灝《宝文堂书目》作《红白蜘蛛记》，即《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

（一二）《人虎传》 当即《醉醒石》卷六《高才生傲世失原形，义气友念孤分半俸》。

（二一）《燕子楼》 即《警世通言》卷十《钱舍人题诗燕子楼》。

（二九）《钱塘佳梦》 即《钱塘梦》，见明弘治戊午刊本及李卓吾批本《西厢记》卷首附，又见明刘龙田刊本《西厢

记》后附。

(三四)《爱爱词》 即《警世通言》卷三十《金明池吴清逢爱爱》。

(三七)《鸳鸯灯》 当即熊龙峰刊本《张生彩鸾灯传》的入话，亦即《古今小说》卷二十三《张舜美元宵得丽女》的入话。

(三八)《夜游湖》 即《万锦情林》卷二的《秀娘游湖》，正文标题作《裴秀娘夜游西湖记》。

(四二)《王魁负心》 当即残本《明万历刊小说传奇合刊》(原来书名佚缺，此系假定书名)中的《王魁》，疑亦即明刊《剪灯丛话》(亦为小说传奇合刊)卷二中的《王魁传》。

(四四)《牡丹记》 《宝文堂书目》作《宿香亭记》，即《警世通言》卷二十九《宿香亭张浩遇莺莺》。

(四六)《章台柳》 《宝文堂书目》作《失记(?)章台柳》，疑即明熊龙峰所刊《苏长公章台柳传》。

(四七)《卓文君》 《宝文堂书目》作《风月瑞仙亭》，有明洪楩清平山堂刊本，亦即三桂堂刊本《警世通言》卷二十四《卓文君慧眼识相如》，在兼善堂刊本《警世通言》中则为卷六《俞仲举题诗遇上皇》的入话。

(四八)《李亚仙》 《宝文堂书目》作《李亚仙记》，有《明万历刊小说传奇合刊》本。明余公仁《燕居笔记》卷七《郑元和嫖遇李亚仙记》，为此书别本，文字稍有不同。

(五七)《三现身》 即《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七〇)《十条龙》 (七三)《陶铁僧》 即《宝文堂书目》和《也是园书目》的《山亭儿》，亦即《警世通言》卷三十七

《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其结末有云：“话名只唤作《山亭儿》，亦名《十一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

(八三)《拦路虎》 《宝文堂书目》作《杨温拦路虎传》，有清平山堂刊本。

(八九)《种叟神记》 《宝文堂书目》和《也是园书目》作《种瓜张老》，即《古今小说》卷三十三《张古老种瓜娶文女》。

(九一)《金光洞》 当即《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八《金光洞主谈旧迹，玉虚尊者悟前身》。

加△号的共有六种：

(一)《杨元子》 疑即《宝文堂书目》所载《慕道杨元素逢妖传》。

(十一)《葫芦儿》 《宝文堂书目》作《葫芦鬼》。

(五二)《姜女寻夫》 《宝文堂书目》作《孟姜女集》。

(八二)《斗刀楼》 《宝文堂书目》作《斗刀楼记》。

(九二)《竹叶舟》 《宝文堂书目》作《陈秀卿悟道竹叶舟传》。

(九三)《黄粱梦》 《宝文堂书目》作《黄粱梦》。

此外，尚有《宝文堂书目》所见而不见于《醉翁谈录》的。《宝文堂书目》的作者晁公遡为明嘉靖时人，以时代言，所录当多宋元旧本。现将前面已引过的除外，把《书目》所有而现在有传本可以取证的，罗举于下：

一、《错斩崔宁》 见《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五，亦即《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

二、《灯花婆婆》 见《三遂平妖传》第一回。

三、《西湖三塔》 清平山堂刊本作《西湖三塔记》。

四、《简帖和尚》 有清平山堂刊本，亦即《古今小说》卷三

- 十五、《简帖僧巧骗皇甫妻》。以上四种也见《也是园书目》。
- 五、《玉观音》 《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作《碾玉观音》，亦即《警世通言》卷八《崔待诏生死冤家》。
- 六、《合同文字记》 有清平山堂刊本，《初刻拍案惊奇》卷三十三的《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与之同题材。
- 七、《蓝桥记》 实为传奇文，有清平山堂刊本。
- 八、《刎颈鸳鸯会》 为鼓子词体，有清平山堂刊本，亦即《警世通言》卷三十八《蒋淑真刎颈鸳鸯会》。
- 九、《五戒禅师私红莲》 清平山堂刊本题下多一“记”字，《古今小说》卷三十作《明悟禅师赶五戒》。《绣谷春容》和集所收作《东坡佛印二世相会》，《燕居笔记》卷九亦收，题下多一“传”字。
- 十、《陈巡检梅岭失妻》 清平山堂刊本多一“记”字，《古今小说》卷二十作《陈从善梅岭失浑家》。
- 十一、《阴骘积善》 有清平山堂刊本，亦即《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一《袁尚宝相术动名卿，郑舍人阴功叨世爵》的入话。
- 十二、《张子房慕道》 清平山堂刊本多一“记”字。
- 十三、《洛阳三怪》 清平山堂刊本亦多一“记”字。
- 十四、《快嘴李翠莲》 疑为陶真体，清平山堂刊本多一“记”字。
- 十五、《柳耆卿记》 清平山堂刊本作《柳耆卿诗酒翫江楼记》，《绣谷春容》御集、《万锦情林》卷一、《燕居笔记》卷七（一本在卷十）并收此篇，题目都略有不同。
- 十六、《彩鸾灯记》 熊龙峰刊本作《张生彩鸾灯传》，亦即

- 《古今小说》卷二十三《张舜美元宵得丽女》。
- 十七、《羊角哀鬼战荆轲》 清平山堂刊本《欹枕集》卷上作《羊角哀死战荆轲》，《古今小说》卷七作《羊角哀舍命全交》。
- 十八、《范张鸡黍死生交》 《欹枕集》卷上作《死生交范张鸡黍》，亦即《古今小说》卷十六《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 十九、《梅杏争春》 有清平山堂（？）刊残本及日本内阁文库藏完全本。
- 二十、《燕山逢故人郑意娘传》 即《古今小说》卷二十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
- 二十一、《齐晏子二桃杀三学士》 即《古今小说》卷二十五《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 二十二、《沈鸟儿画眉记》 即《古今小说》卷二十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
- 二十三、《李元昊江救朱蛇》 见《欹枕集》卷下，亦即《古今小说》卷三十四《李公子救蛇获称心》。
- 二十四、《任珪五颗头》 即《古今小说》卷三十八《任孝子烈性为神》。
- 二十五、《赵正侯兴》 即《古今小说》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
- 二十六、《赵旭遇仁宗传》 即《古今小说》卷十一《赵伯昇茶肆遇仁宗》。
- 二十七、《史弘肇传》 即《古今小说》卷十五《史弘肇龙虎君臣会》。
- 二十八、《金鳗记》 即《警世通言》卷二十《计押番金鳗产祸》。
- 二十九、《玉箫女两世姻缘》 疑即《石点头》卷九《玉箫女

再世玉环缘》。

三十、《邢凤此君堂遇仙传》 疑即《西湖二集》卷十四《邢君瑞五载幽期》。

三十一、《绿珠记》 《燕居笔记》卷十(一本在卷八)有《绿珠堕楼记》，疑即此本。

三十二、《张于湖误宿女观记》 即《万锦情林》卷一《张于湖记》，《国色天香》卷十《张于湖传》，《燕居笔记》卷七《张于湖女贞观记》(一本在卷九，作《张于湖宿女贞观》)。

三十三、《霍川萧琛贬霸王》 见《欹枕集》卷下。

三十四、《李广世号将军》 即《欹枕集》卷下的《汉李广世号飞将军》。

三十五、《夔关姚卞吊诸葛》 见《欹枕集》卷下。

三十六、《张子房辞朝佐汉记》 清平山堂刊本作《张子房慕道记》。

三十七、《三梦僧记》 疑即《古今小说》卷三《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三十八、《勘靴儿》 当即《醒世恒言》卷十三《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三十九、《孔淑芳记》 当即熊龙峰刊本《孔淑芳双鱼扇坠传》。

以上三十九种，都是见于《宝文堂书目》而有明人刊本传到现在的。此外尚有不见于《宝文堂书目》而有宋元明刊本传世的，也依照刊刻时代的先后，并录于下(多数都依据郑振铎氏等所考定，不复一一注出)：

一、《五代史平话》 有宋刊本、近时翻刻本。

二、《大宋宣和遗事》 有士礼居影宋本、明刊本、近时翻

刻本。

- 三、《武王伐纣书》 有复影元刊本。
- 四、《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 同上。
- 五、《秦并六国平话》 同上。
- 六、《前汉书续集》 同上。
- 七、《三国志》 同上，还有《古佚小说丛刊》本。
- 八、《大唐三藏取经记》 有宋刊本，另一宋刊题作《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二书皆有影印本。
- 九、《翡翠轩》 有清平山堂(?)刊残本。
- 十、《花灯轿莲女成佛记》 见清平山堂刊《雨窗集》卷上。
- 十一、《曹伯明错勘赃记》 见同上。
- 十二、《错认尸》 见同上。《警世通言》卷三十三作《乔彦杰一妾破家》。
- 十三、《董永遇仙传》 见同上。
- 十四、《戒指儿记》 见同上。《古今小说》卷四作《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亦见《金瓶梅词话》第三十四回、《西湖二集》卷二十八入话，惟都甚简略。
- 十五、《菩萨蛮》 见《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一，亦即《警世通言》卷七《陈可常端阳仙化》。
- 十六、《西山一窟鬼》 见《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二，亦即《警世通言》卷十四《一窟鬼癞道人除怪》。
- 十七、《忠诚张主管》 见《京本通俗小说》卷十三，亦即《警世通言》卷十六《张主管忠诚脱奇祸》（一本作《小夫人金钱赠年少》）。
- 十八、《定山三怪》 《京本通俗小说》本已破碎不全，即《警世通言》卷十九的《崔衙内白鹞招妖》。
- 十九、《金虏海陵王荒淫》 见《京本通俗小说》卷二十一，

- 亦即《醒世恒言》卷二十三《金海陵纵欲亡身》。
- 二十、《贫贱交情》 有《明万历刊小说传奇合刊》本，亦即《警世通言》卷一《俞伯牙摔琴谢知音》。
- 二十一、《女翰林》 同上，亦即《醒世恒言》卷十一《苏小妹三难新郎》。
- 二十二、《穷马周遭际卖馄饨》 见《古今小说》卷五。
- 二十三、《葛令公生遗弄珠儿》 见《古今小说》卷六。
- 二十四、《吴保安弃家赎友》 见《古今小说》卷八。
- 二十五、《裴晋公义还原配》 见《古今小说》卷九。
- 二十六、《单符郎全州佳偶》 见《古今小说》卷十七。
- 二十七、《杨谦之客舫遇侠僧》 见《古今小说》卷十九。
- 二十八、《临安里钱婆留发迹》 见《古今小说》卷二十一。
- 二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 见《古今小说》卷三十九。
- 三十、《吕大郎还金全骨肉》 见《警世通言》卷五。
- 三十一、《范鳅儿双镜重圆》 见《警世通言》卷十二。
- 三十二、《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见《警世通言》卷二十七。
- 三十三、《皂角林大王假形》 见《警世通言》卷三十六。
- 三十四、《福禄寿三星度世》 见《警世通言》卷三十九。
- 三十五、《小水湾天狐贻书》 见《醒世恒言》卷六。
- 三十六、《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见《醒世恒言》卷八。
- 三十七、《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见《醒世恒言》卷十四。
- 三十八、《张孝基陈留认舅》 见《醒世恒言》卷十七。
- 三十九、《隋炀帝逸游召谴》 见《醒世恒言》卷二十四。
- 四十、《薛录事鱼服证仙》 见《醒世恒言》卷二十六。
- 四十一、《吴衙内邻舟赴约》 见《醒世恒言》卷二十八。
- 四十二、《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见《醒世恒言》卷三十四。
- 四十三、《李道人独步云门》 见《醒世恒言》卷三十八。

总计前面所录现在我们所能读到的宋元话本，共有一百种左右，虽其中不乏出于明人拟作而为我们所误认，或已经过明人多次的改订而已非原文，但宋元话本的真面目、真精神所在，有了这些，已经足够给我们以清楚的认识。一般人对它似乎没有对元剧的新发现那样注意和兴奋，可是在古典文学研究者，尤其是古代通俗文学研究者的心里，都应该认为这是一桩莫大的可喜的事。我们再一念及在数十年前我们所能获得的关于宋元话本的知识，比了现在所能看到的，我们不能不庆幸自己眼福的增加，而更希望着将来有更多更惊人的发现了。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初稿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次补正

宋人小说话本名目内容考

引　　言

自从影宋元间刊本《醉翁谈录》出世后，我曾根据它卷首的《舌耕叙引》一文所罗列的宋人话本名目，写过两篇可供研究中国小说史和戏剧史参考用的文章：一篇是《宋元话本存佚综考》（发表于《正言文艺》第一卷第六期，原题作《宋元话本存佚考》），一篇是《宋元戏剧与宋元话本》（发表于《戏曲月刊》第一期）。经过了多时的搜讨，以后又写成第三篇文章——《醉翁谈录所录宋人话本名目考》。有了这篇文章，那篇《宋元戏剧与宋元话本》可以不要，因为它的精萃都已收纳在这篇里面了。现在又重为补正，就是这篇《宋人小说话本名目内容考》。

《舌耕叙引》所录宋人话本，仅小说一门（后面所附的讲史名目不算在内），已共有一百零八种之多。原文且把这一百零八种的小说名目，分为（一）灵怪、（二）烟粉、（三）传奇、（四）公案、（五）朴刀、（六）杆棒、（七）神仙、（八）妖术八类。这是中国白话系小说最早的分类。这种分类，虽也见于《都城纪胜》、《梦粱录》等书，但语焉不详，很引起了后代研究家的种种误会。现在有了这书，前此所有误会，可以一扫而空。这一百零八种小说名目中，现在尚有传本的固然为数不少，但内容完全不易考出的也占着相当数量，还有待于一般研究家来继续发现。

一 灵 怪

这类话本的内容，大都是些普通的妖异鬼怪故事，但凡关于女鬼、神仙、妖术的都不在内，因为它们在后面都另有专类。

(一)《杨元子》 明人晁瑮《宝文堂书目》有《慕道杨元素逢妖传》，现已失传，疑即此篇。而“子”当乃“素”字之讹。按元素为宋人杨绘的字。绘，绵竹人，神宗时，官至天章阁待制，出知杭州卒。《宋史》有传，仅说他“受性疏旷”，并无“慕道”、“逢妖”等事，当是出于民间的传说。又魏泰《东轩笔录》里载有他的佚事，但也和本篇无关。

(二)《汀州记》 戴望舒疑即《夷坚乙志》卷七的《汀州山魈》(见《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所附《俗文学》第六期)。按《汀州山魈》一文所载为：陈吉老为汀州通判，女与婿来宿署中，夜半忽似有人登床，夫妻惊而呼贼，吉老和长子录曹起身往视，初无所见，后乃见白衣人来往各室，追之不获。后有赵子璋为伴，大将程师自赣平寇回来，二人同在厅上饮酒，忽见有二尺许长的女子缓步而前，程用杖来击她，她即化为一猫遁去。事迹很平常，不知是否就是话本所取材。按《夷坚支景》卷八又有《汀州通判》一则，记赵某于绍兴中为汀州通判，因乱后居推官厅。厅上相传有妖物七姑子为祟。一个冬晚，赵某独坐火阁，忽有书吏送进名刺十多个，都自称前任通判。他一一接见，问他们里籍、官历及眷属情况，他们都一一回答。问毕，就一一送出。人家因他一个人就能对付十多个鬼，很服他的胆勇。又宋人王明清《投辖录》有《汀州民》一则，写汀州有村民入山采柴，忽树下一石裂开，有白衣老人跃出，说他骨格贵不可言，遂送他帝王冠服一套，叫他穿了。于是村中人遂奉他为首，起义反抗政府，但不久便被擒杀。以上二事，亦有写成话本的可能。